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

### 第三十九回 求人情惡打張昌宗 施國法怒斬周卜成

卻說張昌宗，拜會狄公，狄公命他在本堂跪下，知道是有意尋釁，隨即轉身欲走，早經堂下走來四五個院差，將他攔阻道：「你這狗才，受誰人指使，竟敢冒充張六郎，穿插衙門，究是何故？現被有人看出真假，又想轉身逃走，豈非夢想麼？」說著上來將他納下。張昌宗早知中計，向堂上喝道：「狄仁傑，你敢計誑我！此時便跪立下來，也是跪的萬歲，你能奈何我？可知遲早總要出這衙門，那時同你在金殿辯論便了。」狄公哪裏能容，高聲罵道：「你這廝，假扮禁臣，已為本院察覺，還矢口辯說！今日本院的巡捕，在他家門首，還有事件，也未聽說他前來。你說是張昌宗本人，來到本院何事，可快說明！若果與案件相合，本院豈有不知之理，自然與汝相商，不然便冒充無疑。那時可盡法懲治！」張昌宗聽了這話，恍然悟道：「人說他心道刁鑽，實是可懼。難怪他如此做作，深恐不是本人，前來誤做人情，不但與我不能釋怨，還要為我恥笑，因此在堂上問問真假，然後等我說情；那時大眾方知。他因我前來，如行釋放，隨後太後即便知道，他也可推倒在我身上。你既如此用意，我已經到堂，豈能不說出真話？」當時向狄公說道：「大人但放寬心，此乃我本人前來，只因周卜成冒犯虎威，案情難恕，雖是武后本旨訊辦，也不過是官樣文章，掩人耳目。聽說實事求是，照例施行，故特趁晚前來，一則拜謁尊顏，二則為這家奴求情，求大人看張某薄面，就此釋放，免予追究。隨後復命之時，但含糊奏本，便可了事，諒武后也不致查問。」狄公等他說畢，將驚堂一拍，在刑杖筒內摔下許多刑簽，大聲喝道：「左右，還不將廝惡打四□！顯見這派言詞，是胡亂捏造。本院今日將周卜成示眾遊街，張昌宗這狗頭，還吆喝惡奴，圖意搶劫。幸本院命親隨前去，將人犯押回，並將那個周卜成帶案訊辦。張昌宗乃是他三人主子，已是難逃國法，他方且要哭訴太後，求免治罪。莫說他不敢前來，即不知利害，今日被本院羞辱一番，已是愧死，還有什麼面目，前來求情？據此看來，豈非冒充如何！左右快將這廝，重責四□大棍，然後再問他口供！」堂上那些院差，先前本不敢動手，此時見狄公連聲叫打，橫豎不關自己事件，並知他平日虐待小民，已是恨如切骨，趁此機會，便一聲吆喝，將他拖下，頃刻之間，將腿打得血流滿地。張昌宗從未受過這苦楚，期初還喊叫辱罵，此時已是禁不出聲。眾院差雖因狄公吩咐，惟恐將他打壞，那時自己也脫身不得，當即將他扶起，取了一碗糖茶，命他吃下，定了一定疼，方才能夠言語。張昌宗此時，只恨自己的家人不來搶獲，到了此刻獨受苦刑。你道他家人此時為何不問，只因自古及今，邪總不能勝正，雖然這班豪奴，平日仗著主子的勢力，欺壓小民，擅作威福，現在到法堂上面，見狄公那派有威可畏的氣象，自然而然，將平時的邪氣壓了下去；加之主人方且為狄公擺佈，自己有多大膽量，敢來自討苦吃？因此一個個嚇得如死雞一般，雖未全走，皆躲在那便門外面，向裏張望。

狄公見他打畢，復又問道：「汝可冒充張昌宗麼？若仍然不肯認供，本院拚作一頂烏紗，將汝活活打死！可知張昌宗乃誤國奸臣，本院與他勢不兩立，即便果真前來，也要參奏治罪，何況汝這狗頭，換面裝頭！再不說出，便行大刑！」張昌宗到了此時，深恐再用刑具，那就性命不保，心下雖然忿恨，只得真作偽，向上說道：「求大人開恩。某乃張昌宗的家奴王起，因同事周卜成犯罪，恐大人將他治罪，故此冒充主人，前來求情。此時自知有罪，求大人饒恕釋放。」狄公聽他供畢，心下實是暗笑：「你這廝也受了狄某的擺佈！現在不得汝一個手筆，明日汝又反害。」當時命刑書，錄了口供，令他畫了冒充的供押，心下想道：「若是教你受畢，須得嘲笑你一番，方知本院的利害。」舉眼見他滿臉的淚痕，將他那臉上海粉流滴下來，當即喝道：「汝這廝好大膽量！本院道你是個男子，哪知你還是女流，可見你不法已極。」張昌宗正以畫供之後，便可開恩釋放，忽又聽他問了這句，如同霹靂一般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求道：「小人實是男子，求大人免究。」狄公道：「汝還要抵賴？既是男人，何故面塗脂粉？此乃實在的痕跡，想巧辯麼？」張昌宗無可置辯，只得忍心害理，乃向上國道：「小人因張昌宗平時入宮，皆塗脂粉？因冒他前來，也就塗了許多，以為掩飾。不料為大人即看破。」狄公冷笑道：「你倒想得周密，本院也不責汝。汝既要面皮生白，本院偏要令你塗了黑漆，好令你下次休生妄想！」隨命眾差，在堂口陰溝裏面，取了許多臭穢的污泥，將他面皮塗上。

此時堂上堂下，差官巡捕，莫不掩口而笑，皆說狄公好個毒計。張昌宗見了如此，心內如急火一般，惟恐污了面目，無奈怕狄公用刑，不敢求饒，只得聽眾差擺佈。登時將一面雪白如銀的面臉，塗得如泥判官相似，臭穢的氣味，直向鼻孔鑽去，到此境界，真是哭笑不得。狄公見眾人塗畢，復又說道：「本院今日開法外之仁，全汝的狗命。俟後若再仗張昌宗勢力，挾制官長，一經訪問，提案處治！」說畢也不發落，但將他口供，收入袖中，退入後堂。所有張昌宗的家人，見狄大人已走，方才趕著上來，也不問張昌宗如何，納進轎內，抬起便走。

狄公在內堂，俟他走後，隨即復又升堂，將周個成弟兄，並曾有才三人提來，怒道：「汝等犯了這不赦之罪，還敢私自傳書，令張昌宗前來求情？如此刁唆，豈能容恕！今日不將汝治罪，盡人皆可犯法了。」隨即將王命牌請出，行禮已畢，將三人在堂上綑綁起來，推出轅門，將他斬首，然後將首級掛於旗桿上面示眾。就此一來，所有在轅下聽差各官，無不心驚膽怯。乃狄公本來無心將這三個處死，因張昌宗既出來阻止，現又受了如此羞辱，直要明日進官，必定就有赦旨，那時活全三人，還是小事，隨後張昌宗便壓服不住。故趁此時，碎不及防，將他三人治罪，明日太後問起，本是奉旨的欽犯，審出口供，理應斬首。而且張昌宗，現在親口供認在此，彼時奏明武后，便不好轉口。當時發落已畢，到書房起了一道奏稿，以便明早上朝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張昌宗，抬入家中，眾人見了如此，無不咬牙切齒，恨狄公用這毒計。張昌宗罵道：「你們這班狗才，方才本說不去，汝等定要說去，現在受了這苦惱，只是在此亂講！我面孔上的污穢，你們看不見麼，腿上鮮血，已是不止，還不代我薰洗？好讓我進宮，哭訴太後。」那些人聽他說了這話，再將他臉上一看，真是面無人色，心下雖是好笑，外面卻不敢起齒，趕著輕輕地將下衣脫去，先用溫水，將面孔洗畢，然後將兩腿薰洗了一回，取了棒傷藥，代他敷好，勉強乘轎，由後宰門潛入宮中。

此時武后正與武三思計議密事，忽聞張昌宗前來，心下大喜道：「孤家正在寂寞，他來伴駕，豈不甚妙！」隨即宣他進來。早有小太監稟道：「六郎現在身受重傷，不便行走，現是乘轎入宮，請旨命人將他攙進。」武后不知何故，只得令武三思，帶領四名值宮大監，將他扶入。張昌宗見了武后，隨即放聲大哭，說：「微臣受陛下厚恩，起居宮院，誰知狄仁傑心懷不測，將臣打辱一番，幾乎痛死。」說著將兩腿卷起，與武則天觀看。武則天忙道：「孤家因他是先王舊臣，故命他做這河南巡撫。前日與黃門官爭論，將他撒差，不過全他的體面。此時復與卿家作對，若不傳旨追究，嗣後更無畏懼了。卿家此時權在宮中，安歇一夜，明日早朝，再為究辦。」張昌宗見武則天如此安慰，也就謝恩，起來與武三思談論各事。

一夜無話，次日五鼓武后臨朝，文武大臣，兩班侍立，值殿官上前喊道：「有事出班奏朝，無事卷簾退駕！」文班中一人上前，俯伏奏道：「臣狄仁傑有事啟奏。」不知狄公所奏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